

第四十八回

魔弄寒風飄大雪

僧思拜佛履層冰

話說陳家莊衆信人等，將猪羊牲體與行者，八戒，噹噹嚷嚷，直抬至靈感廟裏排下，將童男女設在上首。行者回頭，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，正面一個金字牌位，上寫「靈感大王之神」，更無別的神像。

衆信擺列停當，一齊朝上叩頭道：「大王爺爺，今年，今月，今日，今時，陳家莊祭主陳澄等，謹信年甲不齊，謹遵年例，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，童女一名陳一秤金，猪羊牲體，如數奉上大王享用。保祐風調雨順，穀豐登！祝罷，燒了紙馬，各回本宅不題。」

那八戒見人散了，對行者道：「我們家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在那裏？」八戒道：「往老

陳家睡覺去。』行者道：『馱子又亂談了！既允了他，須與他了這願心纔是哩。』八戒道：『你倒不是馱子，反說我是馱子！只哄他要要便能，怎麼就與他祭賽，當起真來？』行者道：『爲人爲徹。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，纔是個全始全終；不然，又教他降災貽害，反爲不美。』

正說間，只聽得呼呼風響。八戒道：『不好了！風響是那話兒來了！』行者只叫：『莫言語，等我答應。』頃刻間，廟門外來了一個妖邪。你看他怎生模樣——

金甲金盔燦爛新，腰纏寶帶繞紅雲。眼如晚出明星皎，牙似重排鋸齒分。足下煙霞飄蕩蕩，身邊霧縹縹薰薰。行時陣陣陰風冷，立處層層煞氣溫。却似捲簾扶駕

將，由如鎖寺大門神。

那怪物攔住廟門，問道：『今年祭祀的是那家？』行者笑吟吟的答道：『承下問，莊頭是陳澄陳清家。』那怪聞答，心中疑似道：『這童男胆大，言談伶俐。常來供養受用的，問一聲不言語；再問聲，謊了魂；用手去捉，已是死人。怎麼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……』怪物不敢來拿，又問：『童男女叫甚名字？』行者笑道：『童男陳關保，童女一秤金。』怪物道：『這祭賽乃上

年舊規，如今供獻我，當吃你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抗拒，請自在受用。」怪物聽說，又不敢動手，攔住門喝道：「你莫頂嘴！我常年先吃童男，今年倒要先吃童女！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大王還照舊罷，不要吃壞例了。」

那怪不容分說，放開手，就捉八戒，趺子撲的跳下來，現了本相，掣釘鈿，劈手一築，那怪物縮了手，往前就走，只聽得噹的一聲響。八戒道：「築破甲了！」行者也現本相看處，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。喝聲「趕上！」二人跳到空中。那怪物因來赴會，不曾帶得兵器，空手在雲端裏問道：「你是那方和尚，到此欺人，破了我的香火，壞了我的名聲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怪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。昨因夜寓陳家，聞有邪魔，假號靈感，年年要童男女祭賽，是我等慈悲，拯救生靈，捉你這潑物，趁早實實供來！一年吃兩個童男女，你在這裏稱了幾年大王，吃了多少男女？一個個算還我，饒你死罪！」

那怪聞言就走，被八戒又一釘鈿，未曾打着。他化一陣狂風，鑽入通天河內。行者道：「不消趕他了。這怪想是河中之物。且待明日設法拿他，送我師父過河。」八戒依言，徑回廟裏，把

那豬羊祭禮，連桌面，一齊搬到陳家。此時唐長老、沙和尚，共陳家兄弟，正在廳中候信，忽見他二人將豬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裏。三藏迎來問道：「悟空，祭賽之事何如？」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二老十分歡喜，即命打掃廂房，安排牀鋪，請他師徒就寢不題。

却說那怪得命，回歸水內，坐在宮中，默默無言。水中大小眷族問道：「大王每年享祭，回來歡喜，怎麼今年煩惱？」那怪道：「常年享畢，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，今日連我也不會吃得。造化低，撞着一個對頭，幾乎傷了性命。」衆水族問：「大王是那個？」那怪道：「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經者，假變男女，坐在廟裏。我被他現出本相，險些兒傷了性命。一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，但得吃他一塊肉，延壽長生。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，我被他壞了名聲，破了香火，有心要捉唐僧，只怕不得能殼。」

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鱗婆，對怪物跏跏拜拜，笑道：「大王，要捉唐僧，有何難處？但不知捉住他，可賞我些酒肉？」那怪道：「你若有意，合同用力，捉了唐僧，與你拜爲兄妹，共席享。」

之。」鰍婆拜謝了，道：「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，攪海翻江之勢力，不知可會降雪？」那怪道：「會降。」又道：「既會降雪，不知可會作冷結冰？」那怪道：「更會！」鰍婆鼓掌笑道：「如此，極易極易！」那怪道：「你且將極易之功，講來我聽。」

鰍婆道：「今夜有三更天氣，大王不必遲疑，趁早作法，起一陣寒風，下一陣大雪，把通天河盡皆凍結；着我等善變化者，變作幾個人形，在於路口，背包持傘，擔擔推車，不住的在冰上行走。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，看見如此人行，斷然踏冰而渡。大王悄坐河心，待他腳踪響處，迸裂寒冰，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，一鼓可得也！」那怪聲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甚妙甚妙！」即出水府，踏長空，與風作雪，結冷凝凍成冰不題。

却說唐長老師徒四人，歇在陳家，將近天曉，師徒們衾寒枕冷，八戒咳嗽打戰，睡不得，叫道：「師兄，冷啊！」行者道：「你這獸子，忒不長俊，出家人寒暑不侵，怎麼怕冷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果然冷！你看，就是那——」

「重衾無暖氣，袖手似揣冰。此時敗葉垂霜蕊，蒼松掛凍鈴。地裂因寒甚，池平爲水凝。漁舟不見叟，山寺怎逢僧。樵子愁柴少，王孫喜炭增。征人鬚似鐵，詩客筆如菱。皮襖猶嫌薄，貂裘尙恨輕。蒲團僵老衲，紙帳旅魂驚。繡被重裯褥，渾身戰抖鈴。」

師徒們都睡不得，爬起來，穿了衣服，開門看處，——呀！外面白茫茫的，原來下雪哩！行者道：「怪道你們寒冷哩。却是這般大雪！」四人眼同觀看，好雪，但見那——

彤雲密佈，慘霧重浸。彤雲密佈，朔風凜凜號空；慘霧重浸，大雪紛紛蓋地。真個是：六出花，片片飛瓊；千林樹，株株帶玉。須臾積粉，頃刻成鹽。白鸚歌失素，皓鶴羽毛同。平添吳楚千江水，壓倒東南幾樹梅。却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，果然如敗鱗殘甲滿天飛。

那裏得東郭履，袁安臥，孫康映讀，更不見子猷舟，王恭幣，蘇武餐氈。但只是幾家村舍如銀砌，萬里江山似玉團。柳絮漫橋，梨花蓋舍。柳絮漫橋，橋邊漁叟掛簑衣；

梨花蓋舍，舍下野翁煨柶。客子難沾酒，蒼頭苦覓梅。洒洒瀟瀟，裁蝶翅，飄飄蕩蕩，剪鵝衣。團團淒淒，隨風勢，疊疊層層，道路迷。陣陣寒威，穿小幘，颼颼冷氣，透幽

幃。豐年祥瑞，從天降，堪賀人間好事宜。

那場雪，紛紛灑灑，果如剪玉飛綿。師徒們嘆翫多時，只見陳家老者，着兩個僮僕，掃開道路，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，須臾，又送滾茶乳餅，又抬出炭火，俱到廂房，師徒們敝坐。長老問道：「老施主，貴處時令，不知可分春夏秋冬？」陳老笑道：「此間雖是僻地，但只風俗人物，與上國不同；至於諸凡穀苗牲畜，都是同天共日，豈有不分四時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既分四時，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，這般寒冷？」陳老道：「此時雖是七月，昨日已交白露，就是八月節了。我這裏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。」三藏道：「甚比我東土不同。我那裏交冬節方有之。」

正話間，又見僮僕來安桌子，請吃粥。粥罷之後，雪比早間又大，須臾，平地有二尺來深。三藏心焦垂淚。陳老道：「老爺放心，莫見雪深憂慮。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，供養得老爺們半生。」三藏道：「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。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，擺大駕親送出關，唐王御手擎杯

奉餞問道：「幾時可回？」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，順口回奏：「只消三年，可取經回國。」自別後，今已七八個年頭，還未見佛面，恐違了欽限；又怕的是妖魔兇狠，所以焦慮。今日有緣得寓潭府，昨夜惡徒們賂施小惠報答，實指望求一船隻渡河，不期天降大雪，道路迷漫，不知幾時纔得功成回故土也。」陳老道：「老爺放心，正是多的日子過了，那裏在這幾日，且待天晴，化了冰，老拙傾家費產，必處置送老爺過河。」

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，到廳上吃畢，敍不多時，又午齋相繼而進。三藏見品物豐盛，再四不安道：「既蒙見留，只可以家常相待。」陳老道：「老爺，感蒙替祭救命之恩，雖逐日設筵奉款，也難酬難謝。」此後大雪方住，就有人行走。陳老見三藏不快，又打掃花園，大盆架火，請去雪洞裏閑耍散悶。八戒笑道：「那老兒忒沒算計，春二三月好賞花園；這等大雪，又冷，賞翫何物？」行者道：「馱子不知事，雪景自然幽靜。一則遊賞，二來與師父寬懷。」陳老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遂此邀請到園，但見——

景值三秋，風光如臘。蒼松結玉蕊，衰柳掛銀花。階下玉苔堆粉屑，牕前翠竹吐瓊

芽巧石山頭，養魚池內。巧石山頭，削削尖峯排玉筍；養魚池內，清清水作冰盤。臨岸芙蓉嬌色淺，傍崖木樨嫩枝垂。秋海棠，全然壓倒；臘梅樹，聊發新枝。牡丹亭，海榴亭，丹桂亭，亭亭盡鴉毛堆積；放懷處，款客處，遣興處，處處皆蝶翅鋪漫。兩邊黃菊玉綃金，幾樹丹楓紅間白。無數閑庭寒似冽，且觀雪洞冷如冰。裏邊放一個獸面象足銅火盆，熱烘烘，炭火纔生；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苦漆交椅，軟溫溫，紙牀鋪設。

那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，却是那：

七賢過關，寒江獨釣，疊嶂層巒圍雪景；蘇武餐氈，折梅逢使，瓊林玉樹寫寒文。說不盡，那家近水亭魚易買，雪迷山徑酒難沽。真個可堪容膝處，算來何用訪蓬壺？

衆人觀玩良久，就於雪洞裏坐下，對鄰叟道取經之事。又捧香茶飲畢，陳老問：『列位老爺，可飲酒麼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不飲，小徒略飲幾杯素酒。』陳老大喜，即命：『取素果品，燉暖酒，與列位湯寒。』那僮僕即抬桌圍爐，與兩個鄰叟，各飲了幾杯，收了傢伙。不覺天色將晚，又

仍請到廳上晚齋。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：『好冷天啊！把通天河凍住了！』三藏聞言道：『悟空，凍住河，我們怎生是好？』陳老道：『乍寒乍冷，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。』那行人道：『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，路口上有人走哩！』三藏聽說有人走，就要去看。陳老道：『老爺莫忙。今日晚了，明日去看。』遂此別却鄰叟。又晚齋畢，依然歇在廂房。

及次日天曉，八戒起來道：『師兄，今夜更冷，想必河凍住也。』三藏迎着門，朝天禮拜道：『衆位護教大神，弟子一向西來，虔心拜佛，苦歷山川，更無一聲報怨。今至於此，感得皇天祐助，結凍河水，弟子空心權謝，待得經回，奏上唐皇，謁誠酬答。』禮拜畢，遂教悟淨背馬，趁冰過河。陳老又道：『莫忙，待幾日雪融冰解，老拙這裏辦船相送。』沙僧道：『就行也不是話，再住也不是話。口說無憑，耳聞不如眼見。我背了馬，且請師父親去看看。』陳老道：『言之有理。』教：『小的們，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。且莫背唐僧老爺馬。』就有六個小价跟隨。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，真個是——

雪積如山脊，雲收破曉晴。寒凝楚塞千峯瘦，冰結江湖一片平。朔風凜凜，滑凍稜

稜池魚偃密藻，野鳥戀枯槎。塞外征夫俱墜指，江頭舫子亂敲牙。裂蛇腹，斷鳥足，果然冰山千百尺。萬壑冷浮銀，一川寒浸玉。東方自信出僵蠶，北地果然有鼠窟。王祥臥，光武渡，一夜溪橋連底固。曲沼結稜層，深淵重疊沍。通天闊水更無波，皎潔冰漫如陸路。

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，勒馬觀看，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。三藏問道：「施主，那些人上冰往那裏去？」陳老道：「河那邊乃西梁女國。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。我這邊百錢之物，到那邊可值萬錢；那邊百錢之物，到這邊亦可值萬錢。利重本輕，所以人不顧死生而去。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，或十數人一船，飄洋而過。見如今河道凍住，故捨命而步行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世間事惟名利最重。似他爲利的，捨死忘生；我弟子奉旨全忠，也只是爲名，與他能差幾何？」教：「悟空，快回施主家，收拾行囊，叩背馬匹，趁此層冰，早奔西方去也。」

行者笑吟吟答應。沙僧道：「師父啊，常言道：『千日吃了千升米。』今已託賴陳府上，且再住幾日，待天晴化凍，辦船而過。忙中恐有錯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悟淨，怎麼這等愚見？若是正二

月，一日暖似一日，可以待得凍解。此時乃八月，一日冷似一日，如何可使望解凍？却又誤了半載行程？」八戒跳下馬來：「你們且休講閑口，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前夜試水，能去拋石；如今冰凍重漫，怎生試得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不知，等我舉釘鈿他一下。假若築破，就是冰薄，且不敢行；若築不動，便是冰厚，如何不行？」三藏道：「他是說得有理。」

那馱子撩衣拽步，走上河邊，雙手舉鈿，儘力一築，只聽撲的一聲，築了九個白跡，手也振得生疼。馱子笑道：「去得！去得！連底都鋼住了。」三藏聞言，十分歡喜，與衆同回陳家，只教收拾走路。那兩個老者，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，做些燒餅饅饅相送。一家子磕頭禮拜，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，跪在面前道：「多蒙老爺活子之恩，聊表塗中一飯之敬。」三藏擺手搖頭，只是不受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財帛何用？就途中也不敢取出。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。收了乾糧足矣。」二老又再三央求，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塊，約有四五錢重，遞與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也只當些襯錢，莫教空負二老之意。」遂此相向而別，徑至河邊冰上。那馬蹄滑了一滑，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。沙僧道：「師父，難行！」八戒道：「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

用。』行者道：『要稻草何用？』八戒道：『你那裏得知？要稻草包着馬蹄，方纔不滑，免教跌下師父來也。』

陳老在岸上聽言，急命人，家中取一束稻草，却請唐僧上岸下馬。八戒將草包裹馬足，然後踏冰而行也。陳老離河邊，行有三四里遠近，八戒將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：『師父，你橫此在馬上。』行者道：『這獸子奸詐！錫杖原是你拿的，如何又叫師父拿着？』八戒道：『你不會走過冰凌，不曉得。凡是冰凍之上，必有凌眼；倘或躡着凌眼，脫將下去，若沒橫擔之物，骨都的落水，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，如何鑽得上來？須是如此架住方可。』行者暗笑道：『這獸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！』

果然都依了他。長老橫擔着錫杖，行者橫擔着鐵棒，沙僧橫擔着降妖寶杖，八戒肩挑着行李，腰橫着釘鈹，師徒們放心前進。這一直行到天晚，吃了些乾糧，却又不敢久停，對着星月光華，觀的冰凍上，亮灼灼，白茫茫，只情奔走，果然是馬不停蹄。師徒們莫能合眼，走了一夜。天明又吃些乾糧，望西又進。

正行時，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，險些兒唬倒了白馬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呀！怎麼這般響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河忒也凍得結實，地凌響了。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錮住了也。」三藏聞言又驚又喜，策馬前進，讚行不題。

却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，引衆精在於冰下，等候多時，只聽得馬蹄響處，他在底下弄個神通，滑喇的迸開冰凍，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，早把那白馬落於水內，三人盡皆脫下。

那妖邪將三藏捉住，引羣精徑回水府，厲聲高叫：「齧妹何在？」老齧婆迎門施禮道：「大王，不敢不敢！」妖邪道：「賢妹何出此言？」一言既出，驕馬難追。原說聽從汝計，提了唐僧，與你拜爲兄妹。今日果成妙計，捉了唐僧，就好昧了前言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抬過案桌，磨快刀來，把這和尚剖腹剝心，剝皮剝肉，一壁廂響動樂器，與賢妹共而食之，延壽長生也。」

齧婆道：「大王，且休吃他。恐他徒弟們尋來噪鬧。且寧耐兩日，讓那厮不來尋，然後剖開，請大王上坐，衆眷族環列，吹彈歌舞，奉上大王，從容自在享用，却不好也。」那怪依言，把唐僧

藏在宮後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。

却說八戒，沙僧，在水裏擄着行囊，放在白馬身上馱了，分開水路，湧浪翻波，負水而出。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，問道：『師父何在？』八戒道：『師父姓「陳」，名「到底」了。如今沒處找尋，且上岸再作區處。』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，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，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，故此能知水性。

大聖在空中指引，須臾，回轉東崖，晒刷了馬匹，紵掠了衣裳，大聖雲頭按落，一同到那陳家莊上。早有人報與二老道：『四個取經的老爺，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。』兄弟即忙接出門外，果見衣裳還溼，道：『老爺們，我等那般苦留，却不肯住，只要這樣方休。——怎麼不見三藏老爺？』八戒道：『不叫做三藏了，改名叫做「陳到底」也。』二老垂淚道：『可憐！可憐！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，堅執不從，致令喪了性命！』

行者道：『老兒，莫替古人就愛。我師父管他不死，長命。老孫知道，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』

法算計去了。你且放心，與我們漿漿衣服，晒晒關文，取草料喂着白馬，等我弟兄尋着那厮，救出師父，索性剪草除根，替你一莊人除了後患，庶幾永遠得安生也。」

陳老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卽命安排齋供。兄弟三人，飽餐一頓，將馬匹，行囊，交與陳家看守，各整兵器，徑赴河邊尋師擒怪。正是——

誤踏層冰傷本性，大丹脫漏怎周全？

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